

语言文化学 的观念范畴研究

Yuyanwenhuaxue
de Guannian Fanchou Yanjiu

杨秀杰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语言文化学 的观念范畴研究

Yǔyán Wénhuà xué
de Guānniàn Fànwei Yánjiū

陈其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语言文化学的 观念范畴研究

杨秀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范畴研究/杨秀杰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207 - 07543 - 7

I. 语... II. 杨... III. 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H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688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于克广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范畴研究

Yuyan Wenhua xue de Guannian Fanchou Yanjiu

杨秀杰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543 - 7/H · 284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语言文化学理论	(13)
1.1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语言文化学的兴起	(14)
1.2 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理论基础	(26)
1.3 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研究概述	(36)
第二章 语言文化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语言文化观念	(47)
2.1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论	(48)
2.1.1 观念理论探源	(48)
2.1.2 从心理走向认知的“观念”	(51)
2.1.3 “观念”的综合研究视角	(56)
2.1.4 哲学视角与文化学方法	(59)
2.1.5 “Концепт”词源之争	(64)
2.1.6 析“语言文化观念”之本质	(66)
2.2 语言文化观念与语言	(71)
2.2.1 语言文化观念与语词	(72)
2.2.2 语言文化观念作为科学范畴	(75)
2.2.3 语言文化观念与概念	(79)
2.2.4 “Концепт”的汉译	(84)
2.3 语言文化观念与观念世界图景	(88)
2.3.1 世界图景与观念世界图景	(88)
2.3.2 语言世界图景	(91)

2.3.3 观念世界图景与语言世界图景的关系	(93)
2.3.4 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观念世界图景	(96)
2.4 观念结构与观念分析法	(102)
2.4.1 观念结构与观念分析的多维度研究	(102)
2.4.2 观念结构与观念分析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	(109)
2.5 观念研究的哲学基础	(118)
2.6 观念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小结	(133)
第三章 俄罗斯人自由(ВОЛЯ,ВОЛЬНОСТЬ,СВОБОДА)	
观念的层级分析	(137)
3.1 自由观念探源——词源和内在形式的历 史考证	(139)
3.1.1 自由“свобода”探源	(140)
3.1.2 自由“воля”探源	(143)
3.1.3 自由“вольность”探源	(150)
3.2 自由观念的历史层级	(151)
3.2.1 自由观念的民间名称“воля”	(151)
3.2.2 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自由“воля”含义	(165)
3.2.3 18—19世纪俄国上层社会自由观念的名称 “вольность”和“свобода”	(179)
3.3 自由观念的现实层面	(200)
3.4 俄罗斯人的自由观念综述	(213)
结束语	(219)
主要外国学者中俄文对照表	(223)
参考文献	(225)

序 言

语言文化学(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俄罗斯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该学科把人、文化、世界看作一个在语言中融合的整体,以阐释为方法,以理解为目的,将通过语言表达、保存和传承的文化信息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揭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语言文化学认为,在每一种语言中聚集着该语言文化共同体历代的所有文化,所以,语言规定着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将来。在具体民族文化研究中语言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彻底了解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灵,并纷纷著述论证语言在理解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及其成果不仅为民族文化学家的诸多结论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更是为具体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语言文化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哲学传统,也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文中心范式的转变、以及语言学由语言内部结构到语言外部因素的拓展研究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世界问题迅速全球化,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加强,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解决诸多问题时的共性和特性问题,需要预先了解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误解,需要准确了解属于交际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特点。这种促进合作、尊重彼此文化传统的时代要求,成为语言文化学诞生的宏观社会背景,也是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在近代,理

性或科学登上了圣坛。唯科学主义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来取代甚至否定其他非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文化观念形式,否定对社会历史和民族个性的尊重,否定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张扬科学共性,忽视主观个性、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内在特质的理性主义在 20 世纪发展至极。“20 世纪频发的战乱、经济危机和诸多的社会问题都与这种科学观和文化观的危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这种危机的压力和挑战面前,西方显示出一种自觉地转向东方的倾向,东方哲学一般侧重社会和人生。”(施春华,2002:52)德里达提出:“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转引自斯图亚特,2005:24)以人为本,对他者和差异保持开放态度,尊重异文化的人文中心思想成为 20 世纪末以来的主要思维范式,也是从外在物质世界向人内在精神的转向。

人文中心范式的要点是一切科学研究都以人为本:以对人、对生活,对个性发展的意义和功能为原则。该原则以人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认为人是宇宙的目的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素戈拉,转引自高秉江,2000:7)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民族文化也是客观世界的一种模式。他认为,没有哪个文化对客观世界的模式化是唯一正确的。对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特殊性,对同一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理论,允许有不同的解读。人文中心思想在文化研究上则体现在从外在物质世界向人内在精神的转向,即从偏重结果研究,如对文化事实或要素(图腾、禁忌、器物、习俗)的实证和经验式的调查与描写,转向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和本然性的阐释。

人文中心的思想范式也为语言学研究开拓了视域。20 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不把语言看作生活的一部分,把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历史、语言与认知过程相割裂。当代语言学不否认语言是一个特殊的体系,但认为语言是人赖以生活和行动的一

个领域,不应把语言看作封闭的独立自治结构。“语言的确具有独立自治的生命,可以不涉及其他相关问题而加以描写,但却不能解决价值问题。”(莱考夫,转引自 Маслова, 2004: 20)研究者们不再单纯地注重语言的自身研究,开始重视语言中的人性和人的语言性的研究。卡劳洛夫(Ю. Н. Караулов)提出,不重视语言的创造者、使用者——人,就不能认识语言本身。这种人文中心的思想范式使所有与人和语言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都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这种人本的、功能的、认知的和动态的宏观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许多关键问题与洪堡特的语言观产生共鸣,使学者们重反对洪学的研讨。其实,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就建议人们通过学习民族语言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洪堡特认为,任何时候,语言都最具民族鉴别性。语言中体现了民族特点和民族世界观。根据萨丕尔-沃尔夫的观点,语言结构和其要素的语义体系与民族的思维结构和认知外部世界的方式相关联。这意味着语言可以作为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世界观的资信源泉,可以透过语言观察民族性格特点、行为定型和道德伦理取向等。而且,当代人文各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就也为宏观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依据。

20世纪初以来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置身于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海德格尔把语言命名为“存在之家园”,他提出:“语言乃是在场之庇护(Hut des Anwesens)……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之方式。”(海德格尔,2004:269)海德格尔认为,语言言说着“道”,言说着存在者的真正内涵,即言说着存在者之所是。海德格尔把语言从“工具和镜子”变成使人与世界融合为一体的关键。他认为是语言使人与世界相通,语言不仅开启了世界,也建构了世界。关于语言与现实、语言与思维海德格尔指出:“思服从在的声音,就须寻觅言词,以便使在的真理得以表出。有历史的人的语言只有出于这一思在的言词(the Word)才能真诚地说出来。”

(海德格尔,2000:27)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用于相互理解的交流工具,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精神在自身与对象之间通过它的力量的内在活动而设定起来的,那么,语言就在真实的道路上,在语言中作愈来愈多的发现,把愈来愈多的东西置入语言中。”(海德格尔,2004:245-246)从中我们看出海德格尔不同于唯心主义,即认为现实源于认识,他不是把人的认识与现实世界相隔离,而是把它们在语言世界中相融合,认为语言的发展也是主客观共同发展的结果。

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意义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系统论述为语言学拓宽了视域,并为语言学家从哲学高度审视语言本身研究积累的诸多事实提供了理据。

人文中心范式下的当代语言学内部分化出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我们的研究归属于语言文化学框架。语言文化学与当代语言学总发展趋势相适应,把语言研究与人、人的精神和物质行为相结合,把民族语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作为有机的统一体加以研究。他们对语言与民族文化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具体研究也为文化学家观察和总结的诸多文化事实提供了理据。但各种迹象表明人文范式下的语言学的内部分化还没结束,在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之间还存在许多交叉与重合,因此,我们不排除具体分析时对认知语言学诸多视角和成果的借鉴和运用。

语言文化学产生于各学科的交界,特别是语言学与文化学的交界处。语言文化学致力于研究民族语言中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研究语言各要素中体现、存储和传播文化的方式,研究民族文化的多种存在形式如何在语言中得到表现和载蓄,又该如何分析、展示与解释。然而,语言与文化是怎样联系的?既然在语言要素中有文化信息,就应该有把这两个不同语义体系(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的范畴。

以往的语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语音、语词形态和句法结构等特点,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启了研究语言,特别是语词意义的大

门。然而,早在 17 世纪笛卡儿就指出:“对语词的确定会使世界避免一半的混乱。”(转引自 Воркачев, 2004: 11) 洛克也认为,对于澄清知识的本性和范围,语言研究是必须的,对语词的正确阐释是解决诸多错误和争论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语言是条河,语法和语音是它的河岸和外貌,而语词的意义是它那深邃的河水,无数历史从中流过,把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积淀在其中。语词的意义不仅让我们可以比较语言与文化,还能描写它们的相互作用。文化包含在语言中,联系语言与文化的是“理想的、体现在语言中的意义。捷利亚认为阐释语言文本中的语词伴随意义或文化伴随意义是通往民族文化之途。

语词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是人在发明词语的某个特定时刻对一个事物所作的理解。”(姚小平, 1995: 137) 有了语词,人就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概念和意义的世界。人生活在意义的世界中,这世界同所感知的物理世界一样真实。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语言与文化的切入点放到对民族文化观念词(слово-концепт)的研究上,如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斯捷潘诺夫(Ю. С. Степанов)、科列索夫(В. В. Колесов)、阿鲁秋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卡拉西克(В. И. Карасик)、库布里亚科娃(Е. С. Кубрякова)和马斯洛娃(В. А. Маслова)等。

语言文化观念(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цепт)(以下全文简称“观念”)作为语言文化学新术语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并在俄罗斯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关注。与逻辑语言哲学和哲学中的观念论不同,语言文化观念理论与语言学中的人文中心思想范式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与语言文化学其他概念,如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等并行使用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对术语“观念”的本质属性至今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巴布什金认为:“一方面语言作为思维主要表现手段反映认识,另一方面,人借用语言手段对现实进行界定和分类,而思想和物质的

‘量子化’发生在观念层面上。”(Бабушкин, 1996: 95) 卡拉西克从价值角度对文化观念做具体研究,并提出:“价值是规定人行为的最高方针,构成语言世界图景的最主要部分。在语言上它们可以以文化观念形式被描述,文化观念是多维度的,是集体意识中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心理构成,它们被外化为某种语言形式。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含义的多维性和离散的整体性,存在于连续统一的历史文化空间,因此具有从一个具体领域向另一领域进行文化转换的能力。在文化观念中至少有三个维度——形象、概念和价值。”(Карасик, 2004: 118)

斯捷潘诺夫提出,观念研究关注的不是民族文化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他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及其关系的总和,认为,文化观念是人意识世界中的文化的基础内核,是该民族文化的基础要素。它一方面与人的思维过程相关,另一方面与文化世界相联,并在语言中得到投射。文化以观念形式进入人的意识世界,同时观念又是人们进入文化、影响文化的手段。语言文化学理解的概念是文化的基本单位,是文化的浓缩。对概念的理解分歧很多,但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概念属于人的认识,与“观念”不同,“观念不仅包括分类描写特征,还具有情感意志和形象经验特点。概念不仅是理性认识,还是情感过程”(Степанов, 1997: 41)。语言不仅固化和保存概念中的文化特征,借助语言,这些概念的文化特征得以在民族或社会群体中获得再生。通过文化概念的传承,语言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

概念可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得到表现。历史典籍、文学著作等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记载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史,而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非语言的物质载体,例如建筑、造型艺术等。建筑被称作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它以自己独特的空间形象记载和传承着文化的发展及意义。语言文化学框架下的概念指的是语言化的概念。洪堡特在坚持精神决定语言的同时,强调概念与语言语词层面的密切关系:“概念不能同词分割开来,这正像人不能脱离

面容一样。词是概念的个别形象,如果一个概念脱离某个词,那它就只有借助其他的词才能重新表现。……在心灵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正向和反向的努力过程中,语言便通过精神力量适当的积极活动而日益完善起来,语言的精神内容逐渐变得丰富,而精神内容的丰富则又提高了对语言的要求,即要求它更好地满足精神力量的需要。我们在所有发达的语言中都可以看到,由于思想和感觉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词也就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洪堡特, 1997: 115 - 116)语词不是某一事物的等价物,而是语言创造活动在发明词语的某个特定时刻所作出的理解,那么不同文化的观念就会有差别,即使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词被看作是同义词。

语言文化学的观念理论用于对语言的意义进行阐释与解构,它以当代哲学阐释学为方法论,以解构理论为指导思想,认为经典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属于过去,而在于它作为持续有意义的存在对我们的言说,文化观念分析就是展示观念各个发展层级的言说。语言文化学家们认为,语言文本,除了其创作目的使然要有鲜明的内容,还包含着作者个性和其民族精神特征的信息,反映作品的文化含义,包括民族文化含义。语言文化观念研究注重研究文本的意义,其目的不是重新体验和重新构造作者的生命,正相反,文本的意义在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过程本身向我们展现真实。理解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事物的复制,而在于与现实的沟通。阐释语言文化观念就是展示一个民族如何来言说一个代表精神观念的语词的意义。观念的阐释不同于逻辑分析,也不同于结构语言学的义素分析。观念的阐释往往是形象的、比喻的,不是逻辑严谨的逻辑推导,从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一清二处。人类的精神观念是抽象的,无法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出来,无法用二值(真值)逻辑评价,也无法用工具语言作穷尽性描写,形而上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的精神观念只有在话语的言说中得到展现。

文本的历史性和文本阐释者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和阐释也是

历史性的,此处的历史包括过去和现在。人存在于历史之中,历史并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事物,历史和各时代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构成一个此在的世界。在那里,人生存过,爱过,恨过,思想过……每个民族承受着自己独特的命运。只有进入发生着的历史之中,人才生活在一个不仅有活着的人,而且还包括那些死去了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与民族之中。所以说,观念的现实层面带有传统痕迹,是对其后果的承载。在所有语言文化观念中集聚着原型、历史积淀下来的一切内容、当代人的联想和评价等。观念是使过去和现在事实得以相互渗透的媒介,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也必然是阐释学的。阐释学是观念分析的方法,是对作为当下的我,具有肉体感官意欲的真实之人的解释。“世俗的自我成为哲学的主题,经验主体取代先验的宇宙精神,差异性代替同一性,多元性消解整体性,境遇合理性替代普遍必然性就成为必然。”(高秉江,2000:223-224)语言文化观念分析就是用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实际来取代孤单命题意义的分析。研究观念让我们可能获得存在于语言和文化持有者意识中的丰富知识,有助于揭示表现其民族性格特征的世界观和文化定型。因此说,语言文化观念不是研究整个人类语言意义问题,而总是指向具体的民族。因此说,语言文化观念最初作为语言文化学的基础术语源于语言文化学,但随着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它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化学的宗旨与哲学理据,即超越了主客体学说,指向人类更深理想——重返融合一切的语言家园,寻找失落的原本平等的我和你。

本书第一章梳理和总结语言文化学产生的哲学基础、语言文化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概述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的发展及现状。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语言文化学形成的哲学基础;第二章探讨观念理论、观念结构和观念分析方法。阐述观念范畴及其哲学基础,论证指出观念是主客观的集聚体,观念分析是通过语言发掘和理解文化的有效方法。第三章以观念分析理论及研究方法为原则描述和阐释俄罗斯人“自由”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从而走向揭示俄语中

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本章对语词意义的考察突破了对词汇组合意义、聚合意义研究的旧模式,将语义分析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在观念分析中我们不是简单地交代词源、给出各个进化层级中的意义,而是集中于该观念在特定时期的变化,特别关注它们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情境中的流变。我们关注的不是对俄罗斯自由观念的定义,而是它的延异过程。结论表明:语言文化观念分析方法是揭示民族文化特性的有效途径。

我们通过对俄罗斯人自由(воля, вольность, свобода)观念的描述与阐释,对其涵义原型和其历时演变的分析,揭示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的自由景观以及从中体现的民族心智特征。“Воля”、“вольность”和“свобода”是俄罗斯民族独具的自由观念,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语词表达。自由是理解和阐释俄罗斯文化的核心观念,无论从达理(В. Даль)的俄罗斯民间谚语词典,还是在俄罗斯文学主题方面都占有突出的地位。自由观念几乎涉及文化的所有领域,从政治、历史、习俗到宗教等。我们努力透过对自由观念的原型、历史演变的描写和分析,展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历程,凸显俄罗斯民族价值和情感取向等特征。正如洪堡特所言:“人们在语言中可以更明确、更生动地感觉和猜测到,遥远的过去仍与现在的感情相维系,因为语言深深地渗透着历代先人的经验感受,保留着先人的气息。”(洪堡特,1997:73)“现代解释学相信,没有什么是最終的需要解释的东西,因为被解释物(inerpretandum)已经是一个解释者(interpretans)。解释是无限的,因为符号不是消极地等待解释,它们本身就是对其他符号的解释。例如……弗洛伊德是在解释病人对梦的解释,而不是对梦的解释。”(刘北城,2001:139)我们所做的不仅是解释在俄罗斯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自由”含义,更是对俄罗斯民族对“自由”的解释的展示。现代解释学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解释什么?”即“符号意指什么”,而是“谁在解释?”,即“谁说的”。我们是对解释者解释的展示,是通过俄罗斯民族对“自由”的解释来把握语俄罗斯人的

“自由”观念,来展示俄罗斯民族的心智特点。

观念借助于语言符号在文本中向我们展示它的含义,展示具体语言文化共同体对它的理解、评价、情感联想,以及受该观念支配的人的行为。展示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我们以观念的展示为研究途径,关注语言文化观念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分析它、理解它。观念分析法是通过对语言的冷静而客观的审视,展示意义的生成过程。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坚持万物不断流动,因此无法给任何事物命名,乃至他不肯说话,只用手指来指。这是一个让古今中外学者们困惑的永恒话题。但如何来言说一个语词的意义,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无论是言不尽意、意义不可言说,还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的意义研究等,都是在努力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我们的观念分析独辟蹊径,不是为建立独特的语义体系,也不是用新术语来丰富语言科学,只是尝试通过分析“观念词”展现语词意义形成的过程。不同语言中观念词的区别反映了语言文化共同体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借助观念词可以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描述和解读。我们不是形而上的从观念到观念式的语言意义的阐释,而是展示民族主要观念在该语言各文本中的含义,展示该民族对该含义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历史地、从词源、语义的各进化层级到现在文本中的含义,从文化观念结构中的概念、形象和价值等维度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描写与阐释民族文化在的主要观念,历时有序地展现观念的延异流变。当今电子和网络文献检索的成就也为观念分析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行性。这种具体的,关涉到语言文化共同体多方领域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向语言意义与民族文化进发的又一个起点。

我们不仅对俄罗斯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耙梳整理,并尝试从古希腊以降到当代实用主义的非主流哲学中探讨其思想渊源。我们努力把词典学和人文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观念结构分析和阐释学方法,把语词研究作为观念形成的历史和对现实进行

文化范畴化的过程加以研究。我们将探讨语言文化学产生的哲学基础、观念的内涵与外延、观念分析方法理论体系。同时,阐述我们对观念理论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确定观念学说的研究对象,详细论述其研究方法的依据。我们引用文化观念分析方法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俄罗斯民族自由观念的具体分析中,进而证明文化观念分析法的科学性和解释民族文化的有效性。这一切都带有探索性,理论上既是语言文化研究的新方法,也是关于语言意义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从理论阐释到实证分析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